

母亲的泪

俞小源

母亲的泪,永远定格在2005年1月13日上午10点12分。

那是一个朔风凛冽的日子。经过20多个小时的跨洋飞行,我从太平洋彼岸赶回广州铁路医院。在特护病房里,母亲静静地躺着,双眼紧闭,透明呼吸罩盖着口鼻,管子连着急促作响的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的绿色波浪线还在微弱起伏。我扑到母亲身上,摇着她瘦削的双肩喊道:“妈……妈……我回来了!您的源源回来了,看看我啊!”母亲似乎听到了我的呼喊,紧闭的双眼缓缓睁开,但随即又合上了,眼角滚出了两滴浑浊的泪。监护仪的波浪线突然变成了笔直的横线。护士红着眼睛告诉我:“其实一小时前肺部就衰了……”我明白,母亲强撑着最后一口气,只为兑现等我回家的承诺,不让我因没能见她最后一面而遗憾。我轻轻擦掉她眼角的泪:“妈妈不哭,源源也不哭。”可自己早已泪流满面,凄厉的哭声在病房里回荡。

母亲走了,我再听不到她的叮咛,再擦不去她眼角的泪痕!曾经伴我长大的母爱的温暖,渐渐地消逝了,但母亲最后的那两滴离别泪,却渗透了我焦渴的心田。

记忆中,母亲很少流泪,仅有的几次,令我终生难忘——

家里5个孩子中,我是老大,从小就要帮母亲分担家务。那时,我经常在放学后,去附近的国营菜市场捡一些被丢弃的菜叶子、菜帮子回家,母亲挑拣清洗后,做成我家饭桌上的菜。一个冬日的下午,我发现垃圾堆旁多了一堆尖头辣椒,虽然散发着腐烂的辛辣味,但多数还能用。我兴奋极了,心想多捡一些回去,让母亲腌成咸菜,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我脱下鞋子,卷起裤脚,踩进辣椒堆,徒手翻找,沉浸在收获的喜悦里。

可当夜幕降临,一切归于平静时,我的手脚开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灼痛,那是一种仿佛被火烧烤的感觉。我忍不住大哭了起来。母亲见状,急忙打来两桶井水,让我把手脚都浸泡在里面,她用肥皂仔仔细细地帮我搓洗。看到我辣得通红的手脚,母亲的眼泪扑簌簌地落下,哽咽着:“不哭,忍一忍,忍忍就不疼了。”见她也哭了,我一时慌了神,哭着对她说:“妈妈不哭!”母亲边拿毛巾给我擦脸边说:“好,我们都不哭。”这时,我才看清她的手——拇指、食指和中指的指尖布满了裂口,露出鲜红的嫩肉,裂口边缘还细渗着血丝。母亲是铁路客运财务部门的出纳,大冷的冬天,冻裂的拇指、食指和中指每天都要点数成千上万的钱款(那时没有点钞机,也没有百元大钞,多数是些分、角、元,面额十元的极少),要不断拨动那冻冰冰、

硬梆梆的算盘珠子。回家以后,要照顾5个年幼的孩子,煮菜做饭,夜深人静时,还得浸泡在刺骨的冷水里搓洗全家的衣服,那裂开口子的手指该有多疼啊!可我从未见她为此流过泪。想到这里,我把眼泪憋了回去。

在“十年文革”那动荡的岁月里,我因父亲的历史问题受到波及,被迫离开了学校的广播室,还被一群同学追着辱骂“狗崽子”。回家后我向母亲倾诉了心中的委屈与痛苦,她的眼眶中泛起了泪光,但旋即又抬头望向天空,努力把即将溢出的泪水忍回去。她对我说:“妈妈不哭,源源也不要哭。”她看着我,眼中满是坚定与温柔:“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怎样说,关键在于做好自己。”其实,母亲那时也因父亲的历史问题和双亲在台湾的家庭背景而受到牵连,面临被遣送到农村的风险。有人劝母亲离婚另嫁,找个成份好的对象,以求自保和5个孩子的前途。母亲却说:“要离的话,我十年前就离了。”她指的是父亲被打成右派、下放粤北农场的那一年。

面对他人的蔑视和攻击,母亲依然认真工作。当时社会秩序混乱,各派群众之间的冲突,打砸抢的频发,使得许多人不敢上班。母亲作为出纳员,必须坚守岗位。她说:“只要火车开动,我就要上班,不能让国家财产受到损失。”那段时间,她一个人承担了好几个人的工作,工作量成倍增加,晚上回家后,她还要做表查账。我曾多次在夜半醒来,看见灯还亮着,而她趴在桌子上,头枕着账本睡着了。

其时,在铁路客运部门中,两个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分别占据了白云路火车站和三元里火车站。每到发薪日,三元里火车站的职工都不敢前往地处白云路的客运段财务室领取工资。母亲这时候往往毫不犹豫地背负起100多人的工资,独自前往三元里为职工们发放工资。她的善良和勇敢,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敬意,职工们都亲切地称她为“我们的沈大姐”。母亲以她的言行让我明白:真正的尊严,在于自己内心的纯洁与坚持。

在海南岛下乡期间,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失恋。下乡的第5年,我与一位来自潮汕农村的青年相爱了。次年,他被推荐上了大学。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我却全心投入这段感情。他上大学期间,虽然学费、伙食费和书本费都由国家全额承担,但日常开销仍需自理。由于工龄不够5年,按规定他不能带薪读书,而他在农村的家又无力提供支持。为了让他安心学习,我每月从22.5元的工资中省出5元汇给他,还写信让母亲帮忙照顾在广州读书的他。

母亲对这位即将到来的新成员充满期待。她对我终于开始恋爱感到高兴,何况对象还是从数百知青中挑选出来读大学的优秀青年。过去家里只有过年才能吃上肉,平时最好的荤菜是油渣炒芹菜。自从他在广州读书后,每次来家里就像过节,餐桌上总会出现鱼、肉。弟弟曾对我说:“妈妈对这个准女婿,比对我这个亲儿子还上心。我穿了十几年的毛衣都是旧毛线织的,可他刚到广州那年冬天,妈妈就用新毛线给他织了带花纹的新毛衣。”我知道,母亲是将对我的疼爱,全都倾注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了。

不料,我苦苦等了3年,等来的却是一封分手信。那段日子我整天以泪洗面,给千里之外的母亲写了一封长信,收到的倒是弟弟的回信。弟弟在信中说,母亲收到信后,每晚都要把这封信翻来覆去读好几遍。她几次想给我回信,眼泪总把信纸打湿了。前男友那句“你父亲的问题会影响我毕业分配”,像一把利刃刺进了母亲心里最疼的伤口。当年因父亲的历史问题,我不仅被同学当众羞辱,还被迫辍学到海南插队,这次竟又成为被抛弃的理由。生活最艰难时母亲都没哭过,可这次捧着你的信,她的泪水却止不住地落在了我那已经干透的泪痕上。

弟弟的信让我意识到,失恋的痛苦不仅折磨着自己,更让深爱着我的母亲加倍揪心。因为爱我,母亲变得脆弱;因为爱母亲,我必须坚强。我只有真正振作起来,母亲才能从伤心和忧虑中解脱。于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母亲——爱我和我所爱的人,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周末,我跟随电影队下连队,帮忙抬机器、架银幕。空闲时,埋头读书写字。忙碌让时间充实,读书让心里平静,帮助别人让自身重拾生活温度,我终于渐渐走出了失恋的伤痛。

直到此时,妈妈才给我回信。信中的那句“你振作了,我就安心了”让我再次落泪。我想起了母亲曾经对我说的话:“源源不哭,妈妈也不会哭。”

40岁那年,我移民美国。初到美国时语言不通,只能在中餐馆当后厨,每天工作12小时不停手,负责煎炸烤蒸煮各类食物。下午闭店时要包饺子、裹馄饨,预烤晚市用的鸭子。收工后还得擦洗炉灶和油烟机。到家时已近深夜,浑身骨头散架似的疼,手指肿得发亮,手背布满热油烫出的红印。这么苦的日子我咬牙撑着,就为心里那个开餐馆的梦。

两年之后,命运又跟我开了一次玩笑:婚姻破裂了!为了让自己和儿子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让母亲安心,我必须学好英语,掌握一技之长。辞去餐馆工作后,我去一

个美国人的家里当保姆。写信给母亲时,我没提婚变实情,只说为了学英语换了新工作。母亲回信的末尾总写着那句熟悉的话:“不论做什么,都要拚尽全力,做到最好。”

我的外语基础很弱,只在中学时学过一年俄文,英文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现在42岁才开始学英语,记忆力跟不上,舌头也总打结,确实困难重重。但不管多难,我都得走下去。白天干活,晚上就在台灯下练口语、抄单词,对着电视机学说话。就这样,从基础班学起,到中级班、高级班,再到大学预考班,最后成功地通过了大学的英语入学考试。我经常写信给母亲汇报学习情况,母亲来信里的叮嘱也慢慢变了,从“实在撑不住就回来”成了“学成了就回来。”

离家6年,当我完成了计算机信息技术专业学习后,才第一次踏上回国探亲之路。见到两鬓斑白的母亲,我泣不成声,母亲也泪流满面。“妈妈不哭”,我抬手抹了抹她的眼角。“傻孩子”,她攥紧我的衣袖,“我这是高兴啊!”

毕业后,我就职于美国铁路信息技术工程部门。尽管工作学习繁忙,每年都会用12天年假回国陪伴母亲。每次离家回美时,母亲总躲在二楼厨房阳台目送我,始终不愿当面道别,大概是不想让我看见她那不舍离别的眼泪。

2005年春节前,我买好了2月初回国的机票。那年的1月,天气格外寒冷,母亲因感冒引发肺炎住院。我急着要改签机票,她却坚持说:“打几天点滴就好了,别浪费钱改票,我在家等你。”电话里中气十足的声音让我放下心来。不料几天后病情突变,待我赶到母亲身边时,看到的是她流下的最后的两滴泪。母亲的肺部早有严重钙化灶,常年需要吸氧,天冷时尤其危险。每次我们表示担忧之情,她都笑着安慰:“都说老人七十三、八十四是个坎,七十三我已跨过去了,说不定还能活到八十四呢。”

时至今日,我仍在懊悔当初的信以为真。若坚持改签机票,我就能在母亲人生最后的日子里守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陪她说说话,不让她忍着插管的煎熬,苦苦支撑着等待远方游子的归来。

细想起来,母亲的几次流泪,有心疼的泪,有倔强的泪,有伤心的泪,有欣慰的泪,也有不舍离别的泪,它是爱的多重奏章,每一滴都承载着不同的情感与意义。在这些眼泪的催化下,我学会了自立、自尊、自爱与自强,在人生的旅途中,无论遭遇何种风雨,都能找到前行的力量。

方华

考试人生

又到高考时。因为这一场考试,往往决定着许多莘莘学子的未来,被看作是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十年寒窗,只为今朝。记得以前的高考是在天气最热的七月,被曾经经历过的人称作“黑色七月”,可见这场考试留在芸芸学子心中的悲苦印象。

曾经为了给正在读高中的儿子一个心理期望,对埋在试卷里疲惫不堪的儿子说,等你参加完高考,进了大学,你就再没有这没完没了的大考小考,完全轻松了。可等儿子上了大学,却依然被各类学科、资格证书等考试缠身,轻松不到哪里去。

其实,回顾中国人的一生,一辈子不知要经历多少场考试,真好似是一场考试人生。

恐怕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要接受考试的“检验”。入学、择校要考试,升学要考试,甚至连分个班都要考试,更不用说这场可能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高考。

中国人自千百年前的科举制度开始,就凭着这一场场的考试把人分出了个三六九等。

考试在当今社会已不“专属”学子。招工要考试,想搏个“旱涝保收”的公务员更要考试。进了工作岗位,你还得不断地考试。上岗证、从

业资格证、职称,这个“员”,那个“师”,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让你依然在各类专业或非专业的书本里眼花缭乱,头昏脑胀。

当然,你也可以拒各类考试于门外。但你要是不达到那一张张试卷规定的要求,没了这个证那个书,好的岗位好的收入也将拒你于门外。比如你要当个会计,你没考个会计证,谁会要你去帮他管账?你要做个焊工,没有焊工资格证,谁敢让你去上岗切割焊接?生活的账不是你想算就有资格算的,火热的日子也不是你随便想焊接就焊接得了的。

考试人生真累。但是,不考,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海选”出适宜的、乃至优秀的人才来吗?所以,即便我们考得疲惫不堪、焦头烂额,但我们还是要在一个个的考场中绞尽脑汁,奋笔疾书,以求交出一份达到及格的最低标准的答卷。

宏观地说,人生其实就是一场考试。它不但以知识、技能在考验着我们的生活能力,也在用文化、精神、道德、品行等,在拷问着我们在我们这个尘世上的行走。这场考试,我们无法缺席,也不能躲避。